



文白对照  
四库全书精华

史  
部  
·  
南  
齐  
书

李 雯瑶主编

## 目摇摇录

南齐书卷二十五	员
列传第六	员
张敬儿	员
南齐书卷二十六	圆苑
列传第七	圆苑
王敬则	圆苑
陈显达	源缘
南齐书卷三十三	缘怨
列传第十四	缘怨
王僧虔	缘怨
南齐书卷三十九	苑怨
列传第二十	苑怨
刘摇□	苑怨
南齐书卷四十七	愿苑
列传第二十八	愿苑
谢摇眺	愿苑

## 南齐书卷二十五

### 列传第六

#### 张敬儿

张敬儿，南阳冠军人也。本名苟儿，宋明帝以其名鄙，改焉。父丑，为郡将军，官至节府参军。

敬儿年少便弓马，有胆气，好射虎，发无不中。南阳新野风俗出骑射，而敬儿尤多膂力，求入队为曲阿戍驿将，州差补府将，还为郡马队副，转队主。稍官宁蛮府行参军。随同郡人刘胡领军伐襄阳诸山蛮，深入险阻，所向皆破。又击湖阳蛮，官军引退，蛮贼追者数千人，敬儿单马在后，冲突贼军，数十合，杀数十人，箭中左腋，贼不能抗。

平西将军山阳王休祐镇寿阳，求善骑射人。敬儿自占见宠，为长（史）兼行参军，领白直队。泰始初，除宁朔将军，随府转参骠骑军事，署中兵。领军讨义嘉贼，与刘胡相拒於鹊尾洲，启明帝乞本郡，事平，为南阳太守，将军如故。初，王玄谟为雍州，土断敬儿家属舞阴，敬儿至郡，复还冠军。

三年，薛安都子柏令、环龙等窃据顺阳、广平，略义成、扶风界，刺史巴陵王休若遣敬儿及新野太守刘攘兵攻讨，合战，破走之。徙为顺阳太守，将军如故。

南阳蛮动，复以敬儿为南阳太守。遭母丧还家，朝廷疑桂阳王休范，密为之备，乃起敬儿为宁朔将军、越骑校尉。桂阳事起，隶太祖顿新亭，贼矢石即交，休范白服乘举往劳

楼下，城中望见其左右人兵不多，敬儿与黄回白太祖曰：“桂阳所在，备防寡阙，若诈降而取之，此必可擒也。”太祖曰：“卿若能办事，当以本州相赏。”敬儿相与出城南，放仗走，大呼称降，休范喜，召至举侧，回阳致太祖密意，休范信之。回目敬儿，敬儿夺取休范防身刀，斩休范首，休范左右数百人皆惊散，敬儿驰马持首归新亭。除骁骑将军，加辅国将军。

太祖以敬儿人位即轻，不欲便使为襄阳重镇，敬儿求之不已，乃微动太祖曰：“沈攸之在荆州，公知其欲何所作？不出敬儿以防之，恐非公之利也。”太祖笑而无言，乃以敬儿为持节、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军事、雍州刺史，将军如故，封襄阳县侯，二千户。部伍泊沔口，敬儿乘舢舨过江，诣晋熙王变。中江遇风船覆，左右丁壮者各泅走，余二小吏没舱下，叫呼“官”敬儿两掖挟之，随船覆仰，常得在水上，如此翻覆行数十里，方得迎接。失所持节，更给之。

沈攸之闻敬儿上，遣人伺覘。见雍州迎军仪甚盛，虑见掩袭，密自防备。敬儿至镇，厚结攸之，信馈不绝。得其事迹，密白太祖。攸之得太祖书翰，论选用方伯密事，辄以示敬儿，以为反闲，敬儿终无二心。元徽末，襄阳大水，平地数丈，百姓资财皆漂没，襄阳虚耗。太祖与攸之书，令赈贷之，攸之竟不历意。

敬儿与攸之司马刘攘兵情款，及苍梧废，敬儿疑攸之当因此起兵，密以问攘兵，攘兵无所言，寄敬儿马镫一只，敬儿乃为之备。升明元年冬，攸之反，遣使报敬儿，敬儿劳接周至为设酒食，谓之曰：“沈公那忽使君来，君殊可命。”乃列仗于厅事前斩之，集部曲，（倾）“侦”攸之下，当袭

江陵。

时攸之遗太祖书曰：

吾闻鱼相忘于江湖，人相忘于道术，彼我可谓通之矣。大明之中，谬奉圣主，忝同侍卫，情存契阔，交著断金，乃分帛而衣，等粮而食。值景和昏暴，心烂形焦，若斯之苦，宁可言尽。吾自分碎首于阁下，足下亦惧灭族于舍人。尔时盘石之心即固，义无贰计，臆迫时难，相引求全。天道矜善，此理不空。结婚之始，实关于厚。及明帝龙飞，诸人皆为鬼矣。吾与足下，得蒙大造，亲过夙眷，遇若代臣，录共心迹，复忝驱使，临崩之日，吾豫在遗托，加荣授宠，恩深位高。谁复情谢古人，粗识忠节，誓心仰报，期之必死。此诚志竟未申遂，先帝登遐，微愿永夺。自尔已来，与足下言面殆绝，非唯分张形迹，自然至此，脱枉一告，未常不对纸流涕，岂愿相谗于今哉。苟有所怀，不容不白。

初得贤子贻疏，云得家信，云足下有废立之事，安国宁民，此功巍巍，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。俄奉皇太后假令，云足下潜构深略，独断怀抱，一何能壮。但冠虽弊，不可承足，盖共尊高故耳。足下交结左右，亲行杀逆，以免身患。卿当谓龙逢、比干，痴人耳。凡废立大事，不可广谋，但袁、褚遗寄，刘又国之近戚，数臣地籍实为膏腴，人位并居时望，若此不与议，复谁可得共披心胸者哉？昏明改易，自古有之，岂独大宋中屯邪？

前代盛典，焕盈篇史，请为足下言之。群公共议，宜启太后，奉令而行，当以王礼出第。足下乃可不通大理，要听君子之言，岂可罔灭天理，一何苦兹？《孝经》云“资于事父以事君”。纵为宗社大计，不尔，宁不识有君亲之意邪？

乃复虑以家危，陷以爵赏，小人无状，遂行弑害。吾虽寡识，窃求古比，岂有为臣而有近日之事邪？使一旦荼毒，身首分离，生自可恨，死者何罪？且有登斋之赏，此科出于何文？凡在臣隶，谁不惋骇。华夷扣心，行路泣血。乃至不殓，使流虫在户，自古以来，此例有几？卫国微小，故有弘演，不图我宋，独无其人。抚膺惆怅，不能自己。足下与向之杀者何异？”人情易反，还成嗟悲，为子君者，无乃难乎！蹊田之警，岂复有异？管仲有言，君善未尝不谏。足下谏诤不闻，甘崔杼之罪，何恶逆之苦！

昔太甲还位，伊不自疑；昌邑之过，不可称数，霍光荷托，尚共议于朝班，然后废之。由有汤沐之施，论者不以劫主为名，桓温之心，未忘于篡，海西失道，人伦顿尽，废之以公，犹礼处之。当温强盛，谁能相抗，尚畏惧于形迹，四海不愜，未尝有乐推之者。伊尹、霍光，名高于臣节，桓氏亦得免于胁夺，凡是诸事，布于书策，若此易晓，岂待指掌。卿常言比迹夷、叔，如何一旦行过桀、跖邪？

圣明启运，苍生重造，普天率土，谁不歌抃，实是披心罄节、奉公忘私之日。而卿大收宫妓，劫夺天藏，器械金宝，必充私室，移易朝旧，布置私党，被甲入殿，内外宫閤管籥，悉关家人。吾不知子孟、孔明遗训如此？王、谢、陶、庾行此举止？

且朱方帝乡，非亲不授，足下非国戚也，一旦专纵自树，云是儿守台城，父居东府，一家两录，何以异此？知卿防固重复，猜畏万端，言以御远，实为防内。若德允物望，夷貊犹可推心共处，如其失理乖道，金城汤池无所用也。文长以戈戟自卫，何解灭亡。吴起有云：“义礼不脩，舟中之

人皆讎也。”足下既无伍员之痛，苟怀贪林，而有贼宋之心，吾宁捐申包之节邪？

闻求忠臣者必出孝子之门，卿忠孝于斯尽矣！今窃天府金帛以行奸惠，盗国权爵以结人情，县授非其理，合我则赏，此事已复不可恒用，用之既讫，恐非忠策。且受者不感，识者不知，不能遏奸折谋，诚节慨惋。隔碇数千，无因自对，不能知复何情颜，当与足下叙平生旧款？吾闻前哲绝交，不出恶言，但此自陈名节于胸心，因告别于千载。放笔增叹，公私潸泪，想不深怪往言。然天下耳目，岂伊可诬。抑亦当自知投仗无疆，为必先及。

太祖出顿新亭，报攸之书曰：

辱足下诮书，交道不终，为耻已足。欲下便来，何故多罔君子。

吾结发入仕，岂期还大，盖感子路之言，每不择官而宦。逮文帝之世，初被圣明鉴赏；及孝武之朝，复蒙英主顾盼。因此感激，未能自反。及与足下敛袂定交，款著分好，何尝不劝慕古人国士之心，务重前良忠贞之节。至于契阔杯酒，殷勤携袖，荐女成姻，志相然诺，义信之笃，谁与闲之。又乃景和陵虐，事切忧畏，明帝正位，连同休显，启臆论心，安危岂贰。元徽之季，听高道庆邪言，欲相讨伐，发威施敕，已行外内。于时臣子钳口，道路以目。吾以分交义重，患难宜均，犯陵白刃，以相任保。悖主手敕，今封送相示，岂不畏威，念周旋之义耳。推此阴惠，何愧怀抱，不云足下猥含祸讟。前遣王思文所牒朝事，盖情等家国，共详衷否，虚心小大，必以先输。问张雍州迁代之日，将欲谁拟？本是逆论来事，非欲代张，乃封此示张，激使见怒。若张惑

一言，果兴怨恨，事负雅素，君子所不可为，况张之奉国，忠亮有本，情之见与，意契不贰邪？又张雍州启事，称彼中蛮动，兼民遭水患，敕令足下思经拯之计。吾亦有白，论国如家，布情而往，每思虚达。事之相接，恒必猜离。反谓无故遣信，此乃覘察。平谅之襟，动则相阻，伤负心期，自谁作故？先时足下遣信，寻盟敦旧，厉以笃终，吾止附还白，申罄情本，契然远要，方固金石。今日举错，定是谁恧久言邪？

元徽末德，執亡禋祀，足下备闻，无待亟述。太后惟忧，式遵前诰，兴毁之略，事属鄙躬。黜昏树明，实惟前则，宁宗静国，何愧前脩。废立有章，足下所允，冠弊之讥，将以何语？封为郡王，宁为失礼？景和无名，方之不愈乎？龙逢自匹夫之美，伊、霍则社稷之臣，同异相乘，非吾所受也。登斋有尝，寿寂已蒙之于前；同谋获功，明皇亦行之于昔。此则接踵成事，谁敢异之。

谓其大收宫女，劫夺天藏，器械金宝，必充私室。必若虚设市虎，亦可不翹此言；若以此诈民，天下岂患无眼。心苟无瑕，非所耿介。甲杖之授，事既旧典，岂见有任镇邦家，勋经定主，而可得出入轻单，不资宠卫！斯之患虑，岂直身忧。祇奉此恩，职惟事理。

朱方之牧，公卿佞意，吾亦谓微勋之次，无忝一州。且魏、晋旧事，帝乡蕃职，何尝豫州必曹，司州必马？折胶受柱，在体非愧。袁粲据石头，足下无不可；吾之守东府，来告便谓非。动容见疾，频笑入戾，乃如是非！

袁粲、刘秉，受遇深重，家国既安，不思抚镇，遂与足下表里潜规，据城之夜，岂顾社稷。幸天未长乱，宗庙有

灵，即与褚卫军协谋义断，以时殄灭。想足下闻之，怅然孤沮。小儿忝侍中，代来之泽，遇直上台，便呼一家两录。发不择言，良以太甚。吾之方寸，古列共言，乃以陶、庾往贤，大见讥责，足下自省，讵得以此见贻邪？此踪夷、叔，论吾则可，行过桀、蹠，无乃近诬哉！

谓吾不朝，此则良悔，朝之与否，想更问之。足下受先帝之恩施，拥戎西州，鼎湖之日，率土载奔，而宴安中流，酣饮自若，即怀狼望，陵侮皇朝。晋熙殿下，以皇弟代镇，而断割候迎，罔蔑宗子，驱略士马，（志）〔悉〕以西上，郢中所遗，（示）〔仅〕余劣弱。昔征茅不入，犹动义师；况荆州物产，雍、嶠、交、梁之会，自足下为牧，荐献何品？良马功卒，彼中不无，良皮美鬣，商赂所聚，前后贡奉，多少何如？唯闻太官时纳饮食耳。桂阳之难，坐观成败，自以雍容汉南，西伯可拟。赖原即天世，非望亦消。又招集逋亡，断遏行侣，治舟试舰，恒以朝廷为旗的，秣马按劔，常愿天下有风尘，为人臣者，固若是邪！至乃不遵制书，敕下如空，国恩莫行，命令拥隔，诏除郡县，辄自板代，罢官去职，禁还京师。凶人出境，无不千里寻蹶，而反募台将，来必厚加给赏。太妃遣使市马，齏宝往蜀，足下悉皆断折，以为私财，此皆远迹共闻，暴于视听。

主上睿明当璧，寓县同庆，绝域奉贄，万国通书，而盘桓百日，始有单骑，事存送往，于此可征。不朝如此，谁应受诮？反以见呵，非所反侧。今乃勒兵以闚象馆，长戟以指魏阙，不亦为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邪？贤子元琰获免虎口，及凌波西迈，吾所发遣。犹推素怀，不畏嗤嗤。足下尚复灭君臣之纪，况吾布衣之交乎？遂事不谏，既往难咎。今

六师西向，为足下忧之。

（攸之与兼长史江义别驾传宣等守江陵城敬儿军中力授因以为别）敬儿告变使至，太祖大喜，进号镇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改为都督，给鼓吹一部。攸之于郢城败走，其子元琰〔与兼长史江义、别驾传宣等守江陵城。敬儿〕军至白水，元琰闻城外鹤唳，谓是叫声，心惧欲走。其夜，义、宣闻门出奔，城溃，无琰奔宠洲，见杀。百姓既相抄攸，敬儿至江陵，诛攸之亲党，没入其财物数十万，悉以入私。攸之于汤渚村自经死，居民送首荆州，敬儿使楯擎之，盖以青繖，徇诸市郭，乃送京师。进号征西将军，爵为公，增邑为四千户。

敬儿于襄阳城西起宅，聚财货。又欲移羊叔子堕泪碑，于其处立台，纲纪谏曰：“羊太传遗德，不宜迁动。”敬儿曰：“太传是谁？我不识也。”敬儿弟恭儿，不肯出官，常居上保村中，与居民不异。敬儿呼纳之甚厚，恭儿月一出视敬儿，辄复去。恭儿本名猪儿，随敬儿改名也。

初，敬儿既斩沈攸之，使报随郡太守刘道宗，聚众得千余人，立营顿。司州刺史姚道和不杀攸之使，密令道宗罢军。及攸之围郢，道和遣军顿葑城为郢授，事平，依例蒙爵赏。敬儿具以启闻。建元元年，太祖令有司奏道和罪，诛之。道和字敬邕，羌主姚兴孙也。父万寿，伪镇东大将军，降宋武帝，卒于散骑侍郎。道和出身为孝武安北行佐，有世名，颇读书史。常诳人云：“祖天子，父天子，身经作皇太子。”元徽中为游击将军，随太祖新亭破桂阳贼有功，为抚军司马，出为司州，疑怯无断，故及于诛。

三年，征敬儿为护军将军，常侍如故。敬儿武将，不习

朝仪，闻当内迁，乃于密室中屏人学揖让答对，空中俯仰，如此竟日，妾侍窃窥笑焉。太祖即位，授侍中，中军将军。以敬儿秩穷五等，一仍前封。建元二年，迁散骑常侍，车骑将军，置佐史。太祖崩，敬儿于家窃泣曰：“官家大老天子，可惜！太子年少，向我所不及也。”遗诏加敬儿开府仪同三司，将拜，谓其妓妾曰：“我拜后，应开黄阁。”因口自为鼓声。既拜，王敬则戏之，呼为褚渊。敬儿曰：“我马上所得，终不能作华林阁勋也。”敬则甚恨。

敬儿始不识书，晚既为方伯，乃习学读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于新林慈姥庙为妾乞儿祝神，自称三公。然而意知满足，初得鼓吹，羞便奏之。

初娶前妻毛氏，生子道文。后娶尚氏，尚氏有美色，敬儿弃前妻而纳之。尚氏犹居襄阳宅不自随，敬儿虑不复外出，乃迎家口悉下至都。启世祖，不蒙劳问，敬儿心疑。及垣崇祖死，愈恐惧，妻谓敬儿曰：“昔时梦手热如火，而君得南阳郡。元徽中，梦半身热，而君得本州。今复梦举体热矣。”有阍人闻其言，说之。事达世祖。敬儿又遣使与蛮中交关，世祖疑其有异志。永明元年，敕朝臣华林八关斋，于坐收敬儿。敬儿左右雷仲显知有变，抱敬儿而泣。敬儿脱冠貂投地曰：“用此物误我。”少日，伏诛。诏曰：“敬儿蠢兹边裔，昏迷不脩。属值宋季多难，颇获野战之力。拔迹行伍，超登非分。而愚躁无已，矜伐滋深。往莅本州，久苞异志。在昔含弘，庶能惩革。位班三槐，秩穷五等，怀音靡闻，奸回屡构。去岁迄今，嫌贰滋甚。镇东将军敬则、丹阳尹安民每侍接之日，陈其凶狡，必图反噬。朕犹谓恩义所感，本质可移。顷者已来，衅戾遂著，自以子弟在西，足动

殊俗，招扇群蛮，规扰樊、夏。假托妖巫，用相震惑，妄设征祥，潜图问鼎。履霜于开连之辰，坚冰于嗣业之世，此而可忍，孰不可容！天道祸淫，逆谋显露。建康民汤天获商行入蛮，备睹奸计，信驿书翰，证验炳明。便可收掩，式正刑辟；同党所及，特皆原宥。”子道文，武陵内史，道畅，征虜功曹，道固弟道休，并伏诛。少子道庆，见宥。后数年，上与豫章主疑三日曲水内宴，舫舩船流至御坐前覆没，上由是言及敬儿，悔杀之。

恭儿官至员外郎。在襄阳，闻敬儿败，将数十骑走入蛮中。收捕不得。后首出，上原其罪。

【译文】

张敬儿是南阳冠军人。本名苟儿，宋明帝刘彧认为他的名字粗俗，改成这个名字。父亲名丑，是郡将军，官做到节府参军。

张敬儿少年时熟习弓马，有胆量勇气，喜好射猛虎，百发百中。南阳新野习俗喜欢骑马射箭，尤其是张敬儿更有强劲的体力，请求参加军队做曲阿戍驿将，州府让他补做府将，不久做郡马队副，转做队主。逐渐升做宁蛮府行参军。张敬儿随同郡人刘胡带领队伍讨伐襄阳各山中的蛮人，深入艰难险阻地带，所攻之敌都被击败。又攻击湖阳蛮，官军退却，蛮人追兵有几千人，张敬儿单身独骑断后，冲突追兵，交战几十回合，杀死数十人，被射中左腋，但敌兵终于不能抵抗退却。

平西将军山阳王刘休佑坐镇寿阳，募求善于骑射的人才。张敬儿前去自报受到宠信，做长史兼行参军，领白直队。泰始初年，授官做宁朔将军，随府转参骠骑军事，隶属

中兵。率领军队讨伐晋安王刘子勋的叛军，同叛将刘胡在鹊尾洲对抗。张敬儿启奏明帝请求回本郡做官。战事平定后，做南阳太守，将军职位不变。当初，王玄谟做雍州刺史，按土断法把张敬儿的籍贯划归舞阴，张敬儿到南阳郡后，又把籍贯改回冠军县。

泰始三年，薛安都之子薛柏令、薛环龙等私自占据顺阳、广平，侵略义成、扶风等地，刺史巴陵王刘休若派遣张敬儿和新野太守刘攘兵进军讨伐，会战后，敌兵败逃。调任张敬儿做顺阳太守，将军职位不变。

南阳蛮人蠢动，又用张敬儿做南阳太守，因为母亲去世，张敬儿回到家乡。朝廷怀疑桂阳王刘休范有反心，暗中对他加以提防，于是起用张敬儿做宁朔将军、越骑校尉。桂阳王反叛事起，张敬儿隶属齐高帝萧道成驻军在新亭，贼兵发射矢石交战开始，刘休范身穿白衣乘坐竹轿来到楼下劳军，城中人望见刘休范左右随从的兵员不多，张敬儿和黄回对齐高帝萧道成说：“眼前桂阳王所在的那一带，防守力量不足，假如用诈降的办法智取，一定能活捉他。”齐高帝说：“你要能办成这事，将会赏你做雍州刺史。”张敬儿和黄回出城向南，故意丢弃兵器奔逃，大声呼叫投降，刘休范听了很喜欢，召唤张敬儿和黄回来到竹轿旁接见，黄回诈称齐太祖有秘密投降之意，刘休范相信不疑，黄回用眼睛示意张敬儿，张敬儿突然夺下刘休范的防身佩刀，砍下刘休范的头，刘休范左右几百人都惊恐逃散，张敬儿快马带上人头回到新亭。因此被授官骁骑将军，加官为辅国将军。

齐高帝因为张敬儿出身地位轻贱低微，不打算立即让他掌管襄阳重镇，张敬儿不断请求，用含蓄的言语打动齐高帝

说：“沈攸之坐镇荆州，您知道他想干什么？不派出我张敬儿前去防备，恐怕对您不会有利的。”齐武帝笑而不语，于是用张敬儿做持节、都督雍梁二州和郢司二郡军事、雍州刺史，将军职位不变，封襄阳县侯，食邑二千户。张敬儿的船队停泊在沔口，张敬儿乘小船过江，去拜见晋熙王刘燮。船到江心遇风翻沉，左右丁壮和随从各自泅水漂散，剩下两个小吏沉在船前横木之下，叫喊“官家”，张敬儿用两臂把他们夹在腋下，随着船在风浪中起落，但总能浮在水面上，这样随船翻覆漂行几十里，才得到人们的接应救援。张敬儿失落了所带的符节，又补发给他新的。

沈攸之得知张敬儿逆流而上，派人去监视侦察。发现雍州迎接张敬儿的队伍军容盛大，沈攸之担心遭到突然袭击，暗自加以防备。张敬儿到雍州之后，热情和沈攸之结交，信使和馈赠不断。每当得到有关沈攸之的情况，便秘密向齐高帝报告。沈攸之接到齐高帝的书信，信中谈到选人继任雍州刺史等机密内容，沈攸之便把这信送给张敬儿看，用这信来离间张敬儿和齐高帝的关系，张敬儿始终没有二心。元徽末年，襄阳大水成灾，平地水深几丈，百姓的资财全都漂走淹没，襄阳地方损失很大。齐高帝给沈攸之来信，命令沈攸之救济襄阳，沈攸之竟然不放在心上。

张敬儿和沈攸之的司马刘攘兵情感甚好，当苍梧王刘昱被废时，张敬儿猜想沈攸之会趁机起兵，张敬儿秘密向刘攘兵探问情况，刘攘兵对张敬儿没说什么情况，只是送给他一只马镫，张敬儿从此加意防备。宋顺帝升明元年冬，沈攸之反叛，派遣使者通知张敬儿，张敬儿对来使慰劳接待周到，为他设了酒席，对使者说：“沈公怎么那么匆忙派您前来，

您也确实能完成使命的。”于是排列开队伍在办事厅前杀了来使，召集部队，等候沈攸之一旦顺江而下，便出兵袭击江陵。

这时沈攸之给齐高帝一封信，说：

我听说鱼儿各自游在江湖里彼此相忘，人们各自生活在道术里不相往来，这种情况跟我可以说不脉相通的。宋武帝大明年间，荣幸地尊奉圣明的君主，也有幸能和你同在侍卫的班列，我们之间情感亲密，同心重义，平分布帛做衣穿，均分粮食做饭吃。前废帝景和年间，我们内心焦灼身形憔悴，像那时的痛苦，哪里用语言可以说尽。我曾经自料将在殿阁之下粉身碎首，您也担心会遭到小人的谗害而一门被杀。那时节我们的心志坚固有如磐石，在道义上绝无别的想法，艰难地度过了危难时刻，相互援助以求得保全。天道是同情善人的，这个道理是真实的。我们的儿女能够结成婚姻的原因，那是由于我们交情的深厚。等到明帝即位，原先专擅朝政的奸佞之臣都已经死去。我与您能够受到极大的恩遇，亲近超过了一般的皇亲贵戚，对待我们如同老臣，皇帝也明白我们的忠贞，再度加以重用。皇帝驾崩之日，我参与在受遗诏顾命的行列，加赐荣耀给予宠信，皇恩深厚职位高贵。虽然我的志向情操不如古人，但是也约略懂得忠贞节操，发誓尽心上报皇恩，立志为皇帝尽忠效死。这种忠诚的心志竟未能实现，先帝逝世，微小的心愿就被永远夺走了。从此以后，和您的言谈会面几乎断绝了，不只是因为人已经离开，而是自然而然地到了这个地步，偶尔得到您的一封来信，未尝不对着信纸流泪，哪里想得到今天互相讥诮呀！但一旦心里有想法，又禁不住不向您加以表白。

当初得到令郎萧贲的书信，说他得到家信，说你干了废旧帝立新帝的事情，安定国家宁和百姓，这一功业盛大，不是我等普通人所能做到的。不久接到皇太后赐给我的命令，说你深思远虑，智谋果断，多么能干有力。但是帽子虽然破旧，不可以垫在脚下，不外是人们都尊重高尚的缘故吧。你交结左右大臣，亲自谋杀主上，借此免除自身的祸难。你该把关龙逢、比干说成是傻瓜了吧！凡是国家废立君主的大事，不可扩大参与谋划的人员，但是袁粲、褚渊是受遗诏相托的大臣，刘秉又是国家的近亲，这几位大臣所在地区全都是富饶之地，身分地位都受到时人的仰望，假如这些人不得参与议事，还有谁是可以在一起讲真心实话的人呢？昏君和明主的更替变换，是自古就有的事，难道大宋就可以中断不行吗？

前代留下的重要法度，全都分明地记在史册里，让我给你说一说。朝臣群聚共议大事，应当事先启奏太后，接到命令然后行事，应当按照对待王侯的礼节请皇帝出宫到私宅。你竟然可以不按照大道理办事，不邀请君子听取意见，怎么可以背逆灭绝天理，到了如此地步？《孝经》说：“恭敬地用心侍奉父亲从而才能侍奉国君。”即使出于为宗庙社稷的考虑，不按《孝经》的话办事，难道还不懂得有君亲大义吗？可是你一再想到的是私家的安危，拿爵位赏赐去收买小人，小人行事无法无天，便做出来杀君害主的罪行。我虽然孤陋寡闻，想到和古人相比，哪里有做人臣子的可以干出近来发生的逆行呢？假如一旦实行残杀，使人身首分离，这样活着的人当然可恨，死去的究竟犯了什么死罪？况且参与谋害的人都有封爵之赏，这法令出于什么条文？凡是做臣子

的，谁不为此感到忧恨惊骇。华夏蛮夷为之痛心，行路人哭出血泪，甚至不加殡葬，让尸虫爬出户外，自古以来，这样的事有几桩？卫国很弱小，古时有烈士弘演，想不到我们宋代，单单没有这样的忠臣。摸着胸口悲愤，不能按捺。你同古代篡弑之臣有什么区别？人心叛逆，反而造成可悲的结局，做您国君的人，岂不是太难了吗！这和那件踏了田苗便夺走人家耕牛的譬喻，难道还有什么差别吗？管仲说过，国君有善行也未尝因此就不规谏他的过失。没听说您对国君有过任何谏诤，而是甘心犯下崔杼一样弑君之罪的，为什么恶逆那么严重。

古时候商王太甲恢复君位，放逐他的伊尹仍然照样忠心；昌邑王的罪过，数说不尽，霍光受遗诏的嘱托，尚且和大臣共同在朝廷商议废立大事，然后才决定废掉昌邑王。对昌邑王还有赐给汤木邑的待遇，评论者并不拿劫持主上的名义来看待这件事。桓温的野心，从来没有忘记篡位，晋海西公无道，人伦丧尽，被废掉王位贬为公爵，还是按礼法待他。当时桓温强盛，谁能对抗他，尚且恐惧作事露出马脚，天下人们不满，未尝有人乐于推举桓温称帝的。伊尹、霍光，在保持臣节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，桓温也免于遭受胁迫篡夺王位的恶名，所有这些事情，都记载在史书里，事情如此明白易懂，哪里还需要别人来指点。您常说自己的行为可以同伯夷、叔齐相比，为什么一旦之间所作所为又超过了夏桀、盗跖呢？

圣明的君主开创了国家新的命运，百姓得到了重生，普天下的民众，谁不欢欣鼓舞，这是臣下披心尽职、公而忘私的时刻。但是你大量掠取宫女乐伎，抢夺宫中的宝库，器物